

湖北三十年儿童文学选

(1949—1979)



花儿朵朵

湖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花 儿 朵 朵

湖北三十年儿童文学选

(1949—1979)



湖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花 儿 朵 朵

(湖北三十年儿童文学选)

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•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11插图 115,000字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14 定价：0.69元

序 言

要我来为这本选集写序言，这件事本身就暴露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省份，竟然找不出一个专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！

没有专业的，业余的多些当然也好。可惜的是，为孩子们写作的业余作者也并不多。这种状况，由来已久。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，“四人帮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，把我们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学艺术，都视为洪水猛兽，必予斩尽杀绝而后快，儿童文学自然也不能幸免，这里我们暂不说它。那么，就以所谓的“十七年”来说，虽说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多一些，但就整个文学创作领域而论，儿童文学仍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。

因此，也就长期存在着这样的局面：我们的孩子们因为缺乏精神食粮，一直处于严重的“饥饿”状态或“半饥饿”状态。他们没有书读，没有画看，没有歌唱……于是，就出现了“饥不择食”的现象。其结果是：有的孩子学坏了，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！

我记得，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一些有关部门和报

刊杂志编辑部，确曾想过一些办法。除了平常作过一些号召外；再就是，每年的四、五月份，照例向作者们发出呼吁：要求他们为孩子们写些东西，以便在即将到来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好向孩子们送点“礼物”。

当时，大家讽刺地把这种作品叫做“六一文学”。

我就是在这种“被迫”的情况下，为孩子们写过三本书。其实，我并不知道怎样写儿童文学，也没有打算去深入地研究它。只是因为觉得孩子们实在太可怜了，良心上过不去，才不得已而为之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应该认真检讨的。

刚才讲了：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因为不得不向孩子们送“礼物”，有所交代，所以才不得不来次呼吁；可是等“六一”儿童节一过，一切又照旧了。我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在重复着！

我这样讲，只是想强调一下已经存在已久的、人所共知的事实，并非想抹杀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。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样的现实：即使在所谓的“十七年”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也并不好。不是一般的不好，是很不好！

目的呢，只有一个：赶快结束这种局面。使我们的儿童文学也能象其他样式的文艺一样，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的今天，在肃清“四人帮”的流毒并拨乱反正的今天，在举国上下开始新长征的今天，出现一个繁荣

昌盛的局面，为培养我们的下一代，发挥先锋的作用。

这个愿望无疑是美好的。但是，当我们展望未来并且着手做的时候，仍然需要对我们以往的工作来个回顾。只有找出缺点和不足——也就是“去芜存真”——找到一个坚实的“立脚点”，那么，我们才能在起“跳”时使得上劲，才不至于“蹬空”。

对于这本选集里所选的作品，我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。因为作品已经印出来了，白纸黑字，好坏自有读者评论。但我首先想说的是，这次选的作品太少了。一个有着几千万人口的湖北省，三十年了，选来选去却只选出十四篇作品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！

当然，由于我们工作上的欠周到，再加上时间紧，很可能有些好作品被遗漏了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但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——我们省的儿童文学作品本来就太少。

作品少，是因为写的人少，人少就组织不成一支队伍。因此，当我们把这本薄薄的选集，作为建国三十周年献礼，捧向我们伟大的祖国并交到孩子们的手里时，如同一个无能的父辈，因为无法满足孩子们的基本需求，那种惭愧的心情，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。

我们建国三十周年了，当年的孩子，如今已成青年。按说，时间并不算短。可是，为什么直到现在，我们连一支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都建立不起来？这个惨痛的

经验教训，难道还不值得我们今天来认真地总结吗？

毛泽东文艺思想，为我们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。我们的整个文艺事业，近三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。

然而，我们所走过的道路，却极不平坦。来自“左”的和右的干扰——主要是“左”的干扰——时常弄得作者惊慌失措，惴惴不安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因为一篇作品闯下大祸。在林彪和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那就更可怕了。他们为了达到卑鄙的政治目的，可以给作者和作品横加罪名，任意砍杀，结果闹得人妖颠倒，是非混淆，就连一些起码的常识，竟然也不顾了。比如：你写句“太阳落山”，他们就判你“攻击领袖”；介绍水稻和稗子杂交，说你“敌我不分”；写了一只母鸡孵了十四只小鸡，说你“破坏计划生育”……如此这般，作者还能有什么创作情绪？怎么能够形成一支创作队伍？

要繁荣儿童文学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我以为，当务之急是队伍的建设。没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儿童文学写作队伍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因此，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。

首先，狠抓对“四人帮”的批判，从路线、理论、思想、方针、政策诸方面拨乱反正，澄清是非；与此同时，也要总结“十七年”的经验教训，以利解放思想。

其次，大力组织儿童文学创作队伍。据说过去在

作者当中，有一种普遍轻视儿童文学的倾向，称它为“小儿科”或“下脚料”。但是以我想：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全由作者负责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？以我看，过去没把儿童文学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，儿童文学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，……凡此种种，理所当然地就会在社会上和作者心目中造成一种偏见。

当然，我不是说作者就没有责任；不是的，作者也不能辞其咎。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现状呢？除了领导部门必须克服以往的那种官僚主义的作风之外，作者本身也要端正对儿童文学工作的认识。

我想：为孩子们写作的重要意义，无须多谈了。我们急需大批有才华的、而且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专业作家。但是，当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，那就必须要求尽可能多的专业作家都来参与这项工作。当然不是要大家都改行。那么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们写点作品可不可以呢？我看不仅是可以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否则，我们就没有尽到社会赋予我们的职责，我们就对不起千百万向我们伸出小手的孩子们。

其次，也要求业余作者尽可能的写点儿童文学作品。有一种现象很不正常：许多在学校工作的业余作者，他们宁肯写其他方面的题材，也不愿为孩子们写作。这不是舍近求远吗？这不是舍其所长，取其所短

吗？

当然，这跟上述“偏见”有关。因此，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，组织和劝说他们都来为繁荣儿童文学共同努力。

最后，为了促使儿童文学创作比较快地繁荣起来，有关部门应该解放思想，大胆去干。比如，可不可以每年进行征文和评奖活动，藉以扩大社会影响和刺激儿童文学创作的积极性？

以上意见，显系“挂一漏万”，且属“门外谈”，难免错误。只是我的心是真的。因此，不揣冒昧，“鸣”出来，聊备参考。

吉学沛

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于武昌



目 录

序言·····	吉学沛 (1)
林中路·····	刘 真 (1)
晨·····	张有德 (21)
三个孩子·····	李德复 (36)
少年时候的朋友·····	勤 耕 (65)
乔石头的故事·····	吉学沛 (84)
“小调皮”的故事 ·····	严 峻 (118)
究究 ·····	胡祖义 (128)
蜜蜂和地球 ·····	秦 牧 (142)
黄鹤楼的传说 ·····	周天六 (156)
荷花湖畔群英会 ·····	饶竹纯 (164)
小马驹和小叫驴 ·····	杨书案 (172)
小玉和小华 ·····	李 冰 (184)
洪湖少年之歌 ·····	江全章 (193)
小鲤鱼找珍珠 ·····	管用和 (203)

林中路

小说

刘真

一、不认识的女孩——小哨兵

一九四七年，我们的队伍来到了大别山，我被留下作群众工作。

这里的山，好高哇，一团团的白云，在山顶上飞舞、变换。走到那上边，好象上了天一样。山沟里，有着大片古老的树林。这是秋末，将要枯黄的茅草，有半人深，几乎把小路都淹没了。

听乡亲们说，敌人的侦察兵来过这里。因此，我每逢走到这条林中的小路上，心总是不安的蹦蹦跳。我身上虽有两颗手榴弹，但我总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呀！

有一次，我刚走到树林边上，只听叭叭——不远的地方响了两枪，我立刻扑倒在草丛里，半天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突然，一个细嫩的女孩子的声音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你快走吧。”我放心地站了起来，向周围一看，她正挑着一捆柴，站在林中的小路上，仰着头，两眼监视着大山顶。看来，她不过十三四岁，脸

又瘦又黄，还有一块块的伤疤，血痕。她明亮的大眼睛，深深地陷了下去。天哪！她穿的哪里是衣服，而是片片的布块缝起来，绑在身上的，她好象是扔在深山荒野里的孤儿，跟野兽生活在一起似的。我小心地走近了她，问：“你知道是哪里放的枪？”她一动不动的说：“我刚从山顶上砍柴回来，看见山那边有坏人，是他们放的枪，你快走吧，我在这里看着。”我觉得奇怪的问：“你不怕吗？”她默默的摇了摇头。这动作告诉了我，那稀烂的破衣包裹着的，却是一颗坚定顽强的小心灵。我走了，不知她又遇见了什么事情。

又一天，我向着树林走去，远远的，一个小身影飞快地向我迎面跑来，我站住了。她还没有跑到，就用力的低声说：“快！往回跑，坏人在树林里等你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是我偷偷看见的，偷偷听见他们说的。”我转身就往回跑，已经跑很远了，还听见她在我背后说：“往左，走河沟，快，快……”

就从这一次以后，我好久没有到那个树林里去，可是，每逢我远远的看见那片黑森森的树林，心里就想：你们，这些高大顶天的枫杨树，古老的松，象伞一样的河柳，还有桐子，板栗，——这些树哇，你们可曾知道，在这里，过去人们是怎样生活的？红四军来的时候，人们又是怎样生活的？那个诚实又勇敢的

小姑娘她是谁？她为什么作了我的哨兵？她脸上为什么尽是伤疤？她明亮的眼睛为何陷的那么深？

过了几天，我们的一个团来了，在周围打了好几天仗，这里才平安了。我又一次向那个树林走去，为了寻找我那个忠实的小哨兵。

黄昏，太阳还露着半个脸，红艳艳的晚霞，把一座座的高山，把一片葱绿的树林，照耀的多么辉煌、美丽。山雀、百灵鸟、画眉，在树间跳来跳去，歌唱得真好听。可是，我的小哨兵，我的亲爱的朋友，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她的家呀！好！我就大声的唱歌吧，听见我唱，或许她会来的。

木子果儿白花花，山上横个八月瓜，
肥田稻谷金黄黄，我们在这里发芽；
这里就是我们的家……………

我还没唱完，就看见她在一棵松树身后探出头来。咦！怎么她又藏起来了呢？是怕羞？我一棵树一棵树的穿着，向她跑去。她站在我面前了，安静的向我微笑着，露出满嘴整齐的小白牙，我紧紧握起她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你保护了我，可是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。”她低声的说：“知道，你是红军。”两颗清亮亮的泪珠，从她眼里淌出来。唉！朋友，你那小小的心灵，多么神秘呀！

风一吹，树叶沙沙的落下来，可是她还赤着脚，

片片的破布盖不住她的身子。我急忙脱下一件外衣，把她裹起来，紧紧抱在我怀里。

就是这一夜，她对我讲了她的身世——

二、谁是我的亲人

我的老家在安庆。爸爸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作事，当个什么官儿我也不清楚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养老女婿。我们都住在外婆家。我妈妈还有个妹妹，我叫她小姨。我刚生下来小姨就不喜欢我，因为我和弟弟都是妈妈怀了十个月才生下来的，小姨整天说：“男的过月是个宝，女的过月是一把烂稻草。”她说我不胖，不如姐姐好看，不好玩，脾气太倔，总的一句话，在小姨眼里，我就没有一点好地方。

我才四岁，不知怎么妈妈就死了，别人都在哭，我却不懂事地对邻家的孩子说：“你猜，棺材里装的什么？哼，是我妈妈，不是你妈妈。”到了晚上睡觉，我才哭着要妈妈了。

有人说：“宁死做官的爹，不死要饭的娘。”这话说得真不假，妈妈一死，弟弟也死了，小姨就跟我爸爸结了婚，做了我的后妈。她更讨厌我了，说我光会吃饭不会做事，一看见我就皱眉头，脸老是拉那么长，我就不知道她是不是会笑。

我爸爸呢？一去上班了，就拍拍身上的长袍，摸

摸脖里的扣子，倒背起两手，一步一步的可象个官样啦。可是，一进家，一看见小姨，就好象变成镜子里的小姨了：小姨笑他也笑，小姨对我皱眉头他也对我皱眉头，真奇怪！

听说日本人要来，爸爸和哥哥跟着省政府搬到山里的金寨去了。不久，爸爸叫哥哥来接小姨，叫哥哥对小姨说：她要愿意，就把我也带去；不愿意，就把我送给乡下人去当童养媳。听了这话，哥哥难过的一路上光想哭，来到家，他只对小姨说：“爸爸叫全家人都去。”就这样，我也来到了金寨。

第二年，小姨又给我们生了个弟弟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天天骂起我妈妈来了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死了，抛下这么多混账孩子，叫我侍候他们，跟他们活受罪。”一看见我，骂的更凶，说我碰了她，碍了她的事，其实，我离她远的很呢，她是说谎话。人们都说我小姨漂亮，依我看哪，她那两条又细又长的弯眉毛，就象两条毒蛇，眼睛大的象庙里的鬼，又凶又狠，我才不愿意看她呢。

我七岁那一年，她就叫我扫地，生火炉，上山砍柴，给她的孩子洗尿片，一会儿也不叫闲。每次吃饭，不管我多么饿，老是给我半小碗饭吃，几下子我就吃完了，肚里还是饿的吱吱叫，我用眼看了看那一锅又白又亮的米饭，她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，还说：“想把

我吃穷？吃死？”爸爸象个木头人一样，看见这些事，他只装没看见。他的脸不是肉做的，是冰做的，在我心里，就没有这么个爸爸。每到星期日，我又喜又急的到山顶上去等哥哥。把他等回来，我一步也不离他。他走到哪里，我也走到哪里。他去厕所，我就在门口等他。他偷偷问我：“小姨又打你啦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哭了，哥哥抱起我，亲着我，给我擦泪。

又过了些时候，小姨竟恶狠狠的骂起爸爸来了，“你这个老东西，和那个死鬼养下这么多孩子，来害我，我的命好苦哇，我不活了。”她呼爹叫娘的大声哭起来。我偷偷看见了，她是假哭，真哭不用蒙脸也有泪，假哭蒙上脸也没有泪。爸爸听不出真和假，不知该怎么心疼她好了，直想给她下跪，答应她说：“好吧，把旺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。”一听这话，小姨偷偷地笑了，我可是哭了。哥哥一进门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紧紧拉着他的衣角，一步也不离的拉着，哥哥领我到屋背后问：“你怎么啦，旺儿？”我努力的忍住眼泪，把爸爸对小姨说的话给哥哥听了。

哥哥又气又急，拉我走到他们面前说：“不能叫旺儿去，她太小，长不大就会受气折磨死的。”一听这话，小姨象疯了一样，乒乒乓乓的拍着桌子说：“你不愿意？那好，你把她带走，我的钱养不了这么多人。”哥哥本来也怕小姨，他当个抄写员，只能顾他自己，对我又

有什么办法？这一夜，我一只手拉着姐姐，一只手拉着哥哥，我们三个整整哭了一夜：“妈妈呀，妈妈呀！”没有比这一夜喊的妈妈更多的了。这是喊我们的亲妈妈。小姨才不管我们呢，她和爸爸在里屋睡觉，比往日睡的还香甜。

第二天，爸爸叫哥哥背着我，我一路哭着，来到了这个姓洪的家。这一家，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，一个比我小的女孩，还有一个比我大的男孩，他就是等我大了要做我丈夫的人。他们住着三间草屋，往外一看，是一大片树林。

那个胖女人，见我老是拉着哥哥的衣服不放，故意大声说：“嘿！你们看，树林里打死了一条野猪。”我忘记了哭，急忙跟她的孩子跑出去看。到了外边，什么也没看见，我忽然懂得是受骗了，我哭着回来找哥哥，哥哥不见了。就从这以后，我再也没看见过我的哥哥，他把我忘了呢？还是不忍心来看我？

过了一个月，听说日本人要到山里来，我爸爸和他们的省政府又要逃跑了。婆婆答应了我，叫我回家去看看，还给我炒了一手绢花生，叫邻家的凤姐给我领路。

这里离家只五里路。一路上，我想着，我已经到了别人家，还拿回了花生，小姨看见我，难过呢还是高兴呢？他们都要往远处走了，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